

灯下漫笔



听闻爱情 十有九悲

介子平

江湖路远，同去同归，同枕共穴，至死不休，愿望而已；往事清零，爱恨两清，各自安好，互不打扰，现实如此。

听闻爱情，十有九悲，情绪的尽头是沉默。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乃一唱三叹之音。梁山伯：“英台不是女儿身，因何耳上有环痕？”祝英台：“耳环痕有原因，梁兄何必起疑云，村里酬神多庙会，年年由我扮观音，梁兄啊做文章要专心，你前程不想想钗裙！”梁山伯：“我从此不敢看观音。”音符不只是音符的组合，文字然，图像亦然。绣像祝英台，全然清人审美，削肩平胸，细腰窄臀，改琦笔下的林黛玉模样，两位可怜女子，皆悲情人物。

而梁山伯与贾宝玉的形象做派虽异，心境则有一比。梁山伯云：“扶我去到南山上，看一看树林中筑新坟，一半躺着我梁山伯，一半葬着英台情。站在山头向北望，再看看祝家村，再看看绣楼门，再看看粉脸泪，再看看耳环痕，再向我的九妹喊三声。”宝玉知道黛玉死后，不禁放声大哭，倒在床上。忽然眼前漆黑，辨不出方向，心中正自恍惚，只见眼前好像有人走来，宝玉茫然问道：“借问此是何处？”那人道：“此阴司泉路。你寿未终，何故至此？”宝玉道：“适闻有一故人已死，遂寻访至此，不觉迷途。”梦中人道：“故人是谁？”宝玉道：“姑苏林黛玉。”那个模糊的身影，白衣如雪，昂首而出，发出很深沉的声音。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言有尽而意无穷。

芳心暗许，情随壶碎，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苕溪生《闺秀诗话》感叹：“自古佳人才子，赋命多薄，况才美两擅，落迹风尘，蹈山涉水，饱历星霜，偶一念至，能不悲哉？余情奴也，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越是被爱，越是可爱，越是不能自己，故曰相思是种病。忧来无方，人莫之知，金庸“相逢无望燕归来，最是无计悔多情”一句，可接魏子安的“多情自古空余恨”与白居易的“此恨绵绵无绝期”，戳中过多少人的痛处。

谁说互为惦记的两个人，不会错过，此生勿复见，山水不相逢，漫漫长夜，又是在谁在长思不绝，直教人怀疑世间所有的意义。感到挫败时，告白自己，人人都会有此时此刻，想到这里，些许安慰。人活世间，再辛苦再难受，只要得到一个人的支持，烦恼顿觉消失大半，所谓人生，不过尔尔。处理他人事务，终归大刀阔斧，一把抓住问题之关键，轮到自己，往往沉浸于细枝末节，不肯放手。别人看来鸿毛琐事，你却泰山在心。《人间失格》里有一句：“若能避开猛烈的欢喜，自然也不会有悲痛的到来。”没有什么周详不周详，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爱人八分情。如此一来，问题又生，不是结局不够好，而是觉得真诚未被善待。春雪融流，其迹可辨，也会时常提醒自己，这可是真实感受？

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生活琐碎，日久生厌，遂各从其欲，皆得所愿，不打扰是最后的温柔。起风的日子，依风起舞，落雨的当间，撑伞漫步。云无心出岫，鹤倦飞知返，人之不知返不自拔，或只因未曾得到。

第一次听说厦门这个城市，还是很小很小的时候。

在徐州夏天的夜晚，我和祖母常常坐在小院里的竹椅上纳凉。祖母轻轻摇动手中的芭蕉扇，一下一下，为我送来柔柔的凉风，驱赶着炎热。这时祖母会说一些她小时候的事情。我依偎在她身旁，看着星星，听她讲故事。祖母的柔声细语一点一点融进我的心中。祖母那天不知因何事谈起了厦门，我问“厦门在哪里？”“在南方，在福建”，祖母说。祖母是江西人，从小去过很多地方。“厦门好么？”我追问着，很喜欢这个名字。“厦门”好像是一个大门，什么门呢？我好奇地想着。“厦门是个海滨城市，那里的树、花、房子和徐州的都不一样，人长得也不一样。”怎么会不一样呢？我拽着祖母的手臂问，祖母笑呵呵地说：“那里很漂亮，洋气，华侨多，鼓浪屿是最漂亮的。”厦门像一颗种子落到我心间。

许多年以后，我来到了厦门，看到了鼓浪屿。这是一个极有南国情调的地方。树木花草，婀娜多姿。沿路几幢别墅红砖外墙，西洋雕刻，拱窗和阳台极其精致，掩映在绿树之中。鲜花溢出墙头的民宿旅店及青石板小巷那么幽静，勾画出光阴的故事。整个小岛藏着一种闲适雅致的

心灵吟唱
找一个地方
安放情怀

李如玉

情怀，让人陶醉。海水、沙滩、小路尽显柔情和美丽。我想起了多少年前祖母谈及的鼓浪屿，好像翻开了一本童话书。走在青石板小路上，我对这个从未踏足过的城市竟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住宿的那家民宿旅店门前是一条不太宽的青石板路巷子，幽静又古朴。不大的院落很整洁，开满鲜花，舒服亲切。夕阳下我坐在旅店前的石凳上打量着小巷，多么熟悉啊。我似乎看到了童年的我，那个牵着祖母手的小女孩，说着笑着走在青石板路的巷子里，祖母手中总有女孩喜欢吃的东西。每每回忆起童年，那青石板路的小巷和开满鲜花的小院是我对童年时最深刻的印象之一。那是我童年的家，那巷子里有我童年的欢笑和脚印。那让我感到幸福。直到有一天亲戚来信告诉我们，那条小巷拆了，四周盖起高楼，我听到后，留

下了泪水，很是伤心。青石板路的小巷和那个开满鲜花的院子永远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像是没有了根，成了一个没有故乡的人。但就在鼓浪屿，我又看见了青石板路的小巷和开满鲜花的院子，心里便有了一种莫名的归属感。

晚上我躺在旅店的床上，庭院的鲜花爬满墙头散发出丝丝芬芳，青石板的地面使庭院增加了几分岁月的痕迹。这让我想到童年时的那个小院。在祖母家的锅屋旁，火红火红的石榴花、浅粉色的芍药花和一连串攀援的绛紫色牵牛花，与前院人家花园的花连成一片，把小院映得五彩斑斓，散发出清幽的芳香。这些都流淌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鼓浪屿的青石板小路和鲜花溢满墙头的小院很多，这一点与我的故乡很契合，成为一个我想对她诉说的地方，她让我感到亲切，我的情感在这里变得流动鲜活，我那缓缓流淌的情怀得以安放。

在回厦门市区的轮渡上，播放着《鼓浪屿之波》，那歌声让我心醉不舍。我站在船尾，海水在阳光照射下波光粼粼，远处海天一色。海浪拍打着甲板，鼓浪屿离我越来越远了，我长吁一声，脱口而出“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心已戚戚然。

生活记录
人间万事入梦来

郭爱川



做梦真是件奇妙的事。我从小多梦，许多像是情节曲折的连续剧，醒来时清晰得很，可不一会儿就恍恍惚惚记不清了，有时明明真切无比，仿佛就在眼前，但就是想不起来。

所以醒后，常常不急着起床，要赶快想一想，甚至要拿笔记一

记，尽可能地打捞一下刚才的梦。

最神奇的梦是少年时候做的“天书”了。

苍穹如盖，夜色如水，宝石蓝的夜幕，高远深邃。小小的我，看着天空。一行白色的字，出现在天幕上。只记得那行字亮晶晶的，什么字却记不得了。天地间，只我一人，坐在地上，与天书互视……

最揪心的梦是父亲雨夜探家。那次梦见父亲，是个雨夜。父亲趴在我家的后窗玻璃上往家里看。雨很大，哗哗的，雨水从玻璃上一道道往下流，父亲眼神急切，左找右看，似乎急着想说什么又说不出，一副凄苦的样子。

最常梦的是母亲了，多半是我回到了六平房小院，和母亲在热炕头上说话聊天，一如她在儿时。有两个梦却例外，因此，印象格外深刻。

一个是母亲刚去世不久梦的。母亲和一群人摆动双臂转着圈走，应该是在跳舞，地点在我老家。没看到天，但感觉天是黑沉、压抑的。母亲双臂一摆一摆，与这群人机械地转着圈，目光空洞。我碰她一下，她的身体是僵硬的。梦里我在想，这大概是母亲去了那里了。

还有一次是我回到家，赶上了地震。小院的地面就像菊花瓣儿似的，一点儿一点儿，伸展着伸展着，裂开了一条一条的缝儿。“地震了地震了”，我急得大喊。庆幸自

己回去看母亲，不然母亲一个人该如何应对。

梦里常常会遇到危险，但多半能化险为夷。

紧急之中快跑，遇上一堵高墙无路可走，要不就是有大河挡着无船可渡……有回梦见要到太原南站去，时间赶不上了，坐了一辆马车走，马车瞬间变成了一根长长的木头。“飞！变！”每到千钧一发之际，我的心里就会这样命令自己。坐在木头上的我居然就飞起来了。高了！高了！下面是一片片的高楼大厦，然后，到了。

梦也是与时俱进的。前些天居然梦到了最新病毒奥密克戎。

西边天上，太阳从左边过来，缓缓下坠，月亮从右边升起来，两者擦肩而过时，交缠在一起。天空突然大亮，继而又形成一团大的雾状。有人说，这就是病毒奥密克戎，“赶快照相照相”。居然拍照成功！

和同事聊梦时，她问我梦里有什么色彩没。有啊，花红柳绿山清水秀的。她说，那就是赤子之梦，孩子似的纯真，才会有色彩。有些人的梦是灰色调的。是吗？

我的学生告诉我，心理学认为，梦是潜意识给你写的私信。这么说，我的潜意识太眷顾我了，给我写了多少封私信呀。既丰富多彩，又神奇梦幻，真是人间万事入梦来。

本版图片选自百度网

人物

一身青色的衣服，一双好看的鞋子，完全是那个年代女孩子最常见的打扮。也许，后来报纸上、广播里常说的新长征突击手就是这个样子吧。

三天时间，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本来很短。但是对于张桂梅来说，却十分漫长。因为，她无法确定那个姐姐是否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她家的房子修好。在半信半疑里，张桂梅在亲戚家过了三天。她心里一直在想：“那个姐姐，真的能把家里的房子修好吗？”

等她回到家里一看，房子真的修好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新回到了往日的平静。

当然，在家里，张桂梅又见到了那个姐姐。只是，她似乎不再像三天

前张桂梅所见到的那样干净利落、英姿飒爽了。眼前的女孩，浑身都是泥巴，脸又黑又红——脸上裂开了一个口子，血从口子里渗出来；手又红又肿，手背上也都是血迹。三天时间，这个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张桂梅不知道。但是眼前的情景，让她知道，就是这个姐姐带着一些人，帮把她家的房子修好了；就是这个姐姐让她又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一家人满怀感激，对这个姐姐说了一大堆感谢的话。

面对一家人，这个姐姐没有说过多的话，只是说：“不用谢我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我们共产党员应该做的。”

共产党员——这是张桂梅亲眼看到的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共

希望出版社

12

陈洪金 著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节选

产党员，一个站在自己面前，可以亲耳听她说话的共产党员。

以前，张桂梅对共产党员的印象，往往是在书里看到的那些英雄人物。而如今，一位共产党员就站在她面前，就是这个抢救她那被压在墙下面的母亲的姐姐，就是这个用三天时间帮她家把房子修好了的姐姐。

连载

山西教育出版社

12

赵树义 著



《折叠的时空》节选

南山脚下还有一股细细的泉水，本以为是季节性河水，谁知沿崖底循迹而上，发现她竟也是从岩石间渗出的！很显然，这也是一眼泉水，只是水量小些而已。如果说南北二泉是一对夫妻，这藏在暗处的细流便是他们的孩子吧？

其实，自然便是人间，人间便是自然，人与

物只不过各有各的灵性罢了。相较而言，自然更懂得和谐，如果我们处处留心，便不难发现，世间万物之关系皆是相互纠缠关系，皆是相互映照关系。

两条泉水汇合，两条半条在河道汇，水势顿时大了起来。站在拱桥上眺望，河水贴着路基打个弯，转而折向北山脚下。平缓处波光粼粼，河水不像在流动，倒像在波动，或者说是波动推动了流动。水深处呈蓝绿色，好像波光流到此处便沉积下去，明亮一层一层叠加，便不再明亮。沿河道前行数十米，忽见右岸凿有一洞，流水喷涌而出，由北而南，草木间潺潺而过，若明若暗，转而下穿步道，折身向东。黄褐色卵石沿河底铺展开来，河水清澈见底，水声波光般

明亮。

抬头仰望，悬崖之巅绿树葱茏，野花烂漫。这一刻，南北两崖不像两扇门，倒像两位头戴斗笠、身披盔甲的武士。

第一次探访沁河源头，是在2017年秋天。一路颠簸在想象中，总觉源头在峡谷某个隐秘处，或某棵大树阴凉下，却未想过她在悬崖底。其实，之前看到的源头大多在高山之间，自己刻意误导自己，定是有原因的。可在那个时候，自己并未想过这个问题，只是乍看到源头，便觉意外。其实是二郎神沟让我产生了错觉，溯流而上，一路只看到悬崖和悬崖上的树，却看不到山巅和山巅上的森林，在幽暗中穿行，自会心生神秘。

纪实